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六

君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二

論學　閔子馬

秋葵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乞令少主涉經學疏　　竇憲

漢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皇太后疏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

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結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請進儒雅講習疏　樊準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準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上勸學書

司馬師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顔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黄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要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尊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宋神宗熙寧二年右正言供諫戒孫覺上

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睿聖之資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舜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

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地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爲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天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

論君道稽古正學

程顥

宋神宗熙寧二年監察御史裏行臣顥上

臣聞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治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譊譊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宋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皇后書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

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以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克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

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
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
是受命供職以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
舜與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
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
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
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
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
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
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

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足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之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

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

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敎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靡毀其倚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開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與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
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
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昔不如此漸致待其
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滿開
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
蓋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
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

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傍立史官言出

輙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官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罷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聽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職專意不少有當奏事使得上聞亦不可煩瀆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惟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若惜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

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
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
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
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爲其
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
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
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嘗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
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
殛臣愚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進經筵三劄子

程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

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
特賜俞允其一曰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
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
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
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
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使之薫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
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
後諫也在涵養薫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閤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

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翫器皆

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俊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

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奏論講讀官上殿日期　　程頤

哲宗元祐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罔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

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道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程頤

哲宗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黄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

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甚於聖體非宜今閤修展邇英苟得寬凉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之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諫言忤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毋后臨朝有

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為心孜孜為治為英主之事
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
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
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
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
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
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
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
益衰志趣汚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
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抑為尊主以隨
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
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
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
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
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
上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
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
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乃是坐講立
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

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其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

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眞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君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

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
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
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君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
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而不尊漢明帝
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
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
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
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
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
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

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
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稽
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
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
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
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
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勸講官稍思職業
敢不辨乎君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
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
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

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禮義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世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華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進勸學疏　范祖禹

哲宗元祐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裨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一

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
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
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
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
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
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
諛日親忠正日疏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
後世視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

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猶

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
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
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
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
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
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
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眞宗之
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
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

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
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
拱無為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
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
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
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
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
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
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

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
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
學爲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
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
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
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請乞常觀圖史　范祖禹

哲宗元祐五年祖禹爲右諫議大夫上奏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常須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請乞進讀陸贄奏議　　蘇　軾

哲宗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

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

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明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

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心說　江公望

宋徽宗朝公望時為左司諫進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嗅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

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爲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爲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爲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閒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所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总天下能总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君固有惟

襟心故能不拘於天下能不拘於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瞥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狂與聖只一念關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時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
方萬里以爲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
以爲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
如大海之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
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
亦非空同一眞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其爲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此界之有所也
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

絕矣言絕之處心境邪然心適境亦適攝萬物於一塵不爲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爲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狹邪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疎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疎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爲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理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木一葉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爲無知而天之以斧斤可乎以爲無別

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況掩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而致然況其類自有相賓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爲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蜣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蜋之斧莎雞之務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

扁之斵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
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杈天地之
成功斡四時之樞而揔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
令紛馳雨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龍見而雷
聲四方赫怒冰凝而淵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囿用於
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邇
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
也惟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爲人君者烏可不
知此心之妙用耶陛下踐祚以來爲政取人無彼時
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

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卽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卽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卽堯舜三代之心也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以爲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爲念卽當以一祖五宗爲念以一祖五宗爲念卽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卽當以桀紂幽厲爲念以桀紂幽厲爲念卽當以齊宣舉心動念爲念克此一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乎晝夜之爲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爲一此所以爲大時義矣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適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爲大棄湟鄯之屬郡陛下不以處國爲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爭也哉舜陶於海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

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銳意於高麗得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即我安安而不去即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異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識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

常時有養疲癃老疾冬賜以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葬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苟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不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自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

也敎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爲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莫此也陛下以旱乾爲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爲變晝祈而午晴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心行賞賞不

及者歎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惻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部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爲陛下隱幽囹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爲陛下冤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巖所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

緒靜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神外逼虛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既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藐夫不得睥睨鐏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為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梏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為妙道之得曾無異於鼓井泮

以議東海坐蚊蟂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當出自胷襟無膠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爲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性說

江公望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曾有一言及正性正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

愚不可以爲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爲愚狂者常狂不可以爲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爲狂爲其空無自性也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漑苗實豐美若其不力根荄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漑之效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於成不可移矣雖曰不可移又何嘗不移哉若有自性則不移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狂與聖天地遼邈豈特上智與下愚哉只在一念克與罔

爾克與罔習之謂也非性之有狂聖也亦非狂聖之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有相貌無有聲味無有大小無有廣狹以萬寶衆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而亦無所措手而加飾也以糞穢而汚染之而空亦不受其汚染而亦無所施其汚染也是猶以智聖飾其性而性不加增以狂愚汚染其性而性亦不加損性如水火水火之性徧一切處取之以陽燧見於照用烹飪之功而火之名屬焉取之以方諸見於潤澤飲濯之用而水之名繫焉水火之眞性豈嘗顯照用烹飪之功潤澤飲濯之用然亦未嘗離水火之性而有也

方其語性智愚孰名狂聖何有敦兮若無名之樸湛然如九淵之止水無有波流不見文采縱欲喪心狂之名生行日見德日新由必在道繼不踰矩而聖之名立分別淑慝沉幾先物是非了然不惑於心而智之名見沉於嗜慾汩於利害牿其天眞茅塞其心終身不靈而愚之名隨之豈其性哉亦未嘗離其性而有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星辰得之而明雷風雨雹得之而震蕩鼓舞披拂潤澤用而見於止而名山見於流行而名川芸芸名物蠢蠢名鳥獸蟲魚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也性無名見於事物然後

生焉人莫不有性指一物一事名之則非性也仁
義禮智四端固出於性指愛而議仁仁當其名指仁
以爲性性不受也性無二名仁非全名禮義智亦然
擴而克之溥而大之所以爲智爲聖不能則爲愚爲
狂出於習也非止性也孟子指性善以謂人之生也
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今有赤子卧之空室饑則乳
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及其長也試問之孰爲汝親
孰爲汝兄汝愛其親否汝悌其兄否赤子終不能知
其爲兄親也亦不知所以愛其兄親也方其孩提乳

哺者教之呼其父兄教習既久見之亦數親愛之心生焉豈止性哉指性以善不可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不曰情性者性之情動而正也則近善矣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亦通乎故習然後能見可欲之情謂之善可也新室囚孺子十六年而不能名馬牛馬牛非異畜長大而不能名皆不習知也況親出於天性不能知愛與悌者亦不習之過也習之則孝悌之名生不習則賊天滅性矣荀子之言性惡其善者僞也以人之性生而好利順是故爭奪生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生而有耳目之欲

脩是故淫亂生則人之性惡明矣不唯不知正性而又不通故習以其自見而言之也黃帝生而神靈后稷生而岐嶷堯舜之於仁性之也苟不通乎故習均是人也天胡爲獨以神靈岐嶷畀黃帝后稷以仁之性付堯舜羊舌鮒初生母知其必以賄死不通乎故習均是人也天胡獨以不義賄死與羊舌鮒是不然也性如珠在泥如白受采珠雖在泥今古一如未嘗變也白之受采隨染而化無有定色性無古今習通古今唯通於古今故羊舌鮒之以賄死豈一日之積哉其來有自矣是以神靈岐嶷不獨私於黃帝后稷

仁之性不專畀於堯舜也荀子以性爲惡見於習性者然也不通乎故習雖習性亦未能究之也楊子以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知其習而不知其性非可以習名也以善惡之相混言性如折竹然一以爲籌一以爲矢一以爲縛一以爲編縛不離竹不可以編縛籌矢名竹也亦不可離竹而名編縛籌矢也合之而爲竹則無編縛籌矢之名離之而爲編縛籌矢而竹之名絕矣今以善惡相混言性是以編縛籌矢而名竹也而竹亦不當其名名體絕處正性方出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

品上者善中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行於四中焉者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有見於上中下則有自性矣有仁義禮智信則有當名者矣性如水中鹹膠中清陰中影水中日決定是有而不可得鷹之鷙不可以爲慈化而爲鳩則鷙心盡矣橘之甘不可以爲苦變而爲枳而甘味忘矣若有自性鷙慈甘苦不可移也因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正性有三品不可也仁義禮智信固出於性不可以名性且以水

言之學者之言水則曰下孟子亦云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有圓物非具水性也遇上則逆遇平則止遇下則順而疾趨以是物爲性下可乎洪範曰水曰潤下蓋未嘗指潤下爲水性也下水之勢也潤水之澤也濕不可作鹹惟澤故能作鹹蓋水之性濕而已流而爲江河瀦而爲陂澤散而爲雨露千變萬態不離乎濕以水之性爲下可乎以人之性爲善可乎性若具濕火性不復存矣蓋二者之性各相偏也由是觀之濕且非水之眞性見於功用之性也如見君而言性也老師宿儒咸以孟子性善爲近亦如見水

之濕指以爲眞性而不知眞性無性仁義禮智信亦無不性亦在習焉然後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此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無間言相近則疑若有間矣有間非全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之命人性於生氣之宇如以小大之器納虛空以大小之形相疑若有間然所納無非全空人之禀性生而通故以習言之或生而智或生而愚亦疑若有間其具全性則一故曰性相近也習之又習率之又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故曰習相遠也所謂不移者見於窮年沒齒習之已成之爲言也若終不可

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得無戾哉聖人之言各有所當故曰自孔子没諸子之言性非正性也指習性而爲性也或曰誠或曰氣或曰心或曰神或曰道或曰天或曰命與所謂性一耶二耶曰非一非二如空與日光方其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既昇則空光滅以謂全是日也非無空光以謂有空光也而不可分七者之於性見於感天地通神明格萬物信豚魚則謂之誠見於至大至剛舉天地生陰陽行四時育萬物其存於中若嬰兒之息綿綿若存而未忘發而見於外浩然不屈萬乘不畏三軍義之所在百死

不怖則名之曰氣潛天地宰萬物能久能近能玄能
黃能變能化迎之無首躡之無後攢之彌滿八極掃
之不見蹤跡名之曰心鼓舞羣動莫知作上作下如
風無形舍於心而無所感之則通獨妙萬物名之爲
神無不由也無不通也立之以爲極得之以爲德流
通爲五行不易爲五常父天母地徹古該今强名之
曰道無爲也非自然也無作也非任之也仰之而蒼
蒼豈其色也哉天得之而爲天人得之而爲人馬牛
得之嚙草飲泉不得已而名之曰天天使我有是之
謂命所以告諭風動四方之謂命所以名萬物之謂

命名雖不同其體則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性則濫析而言性則殊不合不殊正性之理方見子貢孔門之高弟而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宜其諸子各持其說不見折衷於聖人第末之思相近相遠不移之語爾正性一毫不可以加損習而至於聖人猶有習愚未除起惟性起無一事一物不起滅惟性滅無一事一物不滅性非起滅也若有一毫不盡皆習性也是以無功用者猶在半途全性之習了忘性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非大聖人孰能與此

論聖學在正心

胡安國

宋欽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務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言載於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源澄靜聖度虛明蓋天佑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逮中興之業也臣竊意陛下昔在東宮潛德游學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誦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

之學也伏願陛下愼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陛下裁察

論帝王之學　　朱熹

寧宗時上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鬬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

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

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

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

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鶩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無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

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毎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還肓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裁幸

好士對　　淳于髡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致士對　郭隗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强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諫逐客書　　李斯

秦王拜李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

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上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漢宣帝五鳳三年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褒有軼材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褒對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皁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甲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群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積賢疏　李固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積神
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
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子
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
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
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
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
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
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
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
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
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求賢對　　李絳

唐憲宗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閑覽前
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
興歎想其風采洎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
史垂於不朽朕不量非薄欲庶幾仰承祖宗
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
之才舉遜躋蒸黎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警
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
謚號不爲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至是也學

士李紳對

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祗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天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

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覯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墩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

伯夷太公出照王禮士而[illegible]鄒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
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
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
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
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
不論親疎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將者
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
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曼之奏則樂得其
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
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

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孚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効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士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與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何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養賢䟽

程頤

宋神宗時程顥上養賢疏

臣竊以論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人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

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盆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帥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類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

下矣

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心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琣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今之人才雖爲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眞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皐夔稷契然後爲相太公方召然後爲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

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霸功譬之創大厦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爲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爲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

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存
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
樂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
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朝廷之
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
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
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
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

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忠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逭請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孑孑然而來矣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也易曰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論君臣相疑之敝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

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訴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大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讒誣譖訴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

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說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權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則或厭棄疎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問堪任使類或爲人所間擊端一開則不得爲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陛黜惟

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鄭獬上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玄齡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

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日之處幽約羨藜藿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爾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饑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緣而至前或湮瘞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閒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躁動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攫之故劉備久

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摧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求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驗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古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論人主臧否人物宜密　呂公著

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呂公著上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議天下之事[illegible][illegible]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illegible]有所不至則人臣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illegible]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其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論自古治亂在進佞直　　富弼

神宗熙寧五年弼以司徒使相致仕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爲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於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斂跡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繫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歎不見有聞於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爲

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於將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忠皆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奏上上諭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子厚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多小人子厚曰盍令分析孰爲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子厚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備今日日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厚無以對

彗見言任人疏

呂公著

神宗熙寧八年知穎州呂公著上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書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厚恩陛下涖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陛下祗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之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厲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

藏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除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厲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蓋乖戾而不和中立孤言者推陷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呻吟愁歎上干和氣扶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衆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

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
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忠賢後日逐之
以為天下之極惡天下紛紛玷黷聖慮者蓋不一矣
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
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
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
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作哲之明者也自昔
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為
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
民困之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戎狄桀驁倔強有事

則陛下不免於所食又况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産是也子産之爲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然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閒

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穢布新以荅天戒則轉災爲福旋踵而應矣臣昨者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聽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之苟爲非便不爲已行而憚改言有可

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聽在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令謀高策亦未易為也

論君道在知人　胡安國

欽宗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

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日食必書所以爲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黄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强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

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民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胸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

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佞倖之害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荊川先生右編六卷終